

雪

文藝連叢

第一輯

雪

林淡秋

北聲書局

文藝叢書
第一輯 I
雪



著者 林淡秋

發行者 北平泰泰

版次 一九四六年八月初版

上海建國東路四五七號

文藝連叢

我們想盡我們的所能，使這套「文藝連叢」不是粗製濫造，不是炫耀新奇，不是標榜名家。真實、樸素、把自己的感情和現實融化在一起，這是我們對文藝的看法。自然，我們的力量還很渺小，距離這個方向還很遠，可是我們不氣餒，不妥協，不怕任何阻撓，一步一步的做去！我們希望愛好文藝的作者、讀者給我們有力的支持和援助！同時也期待着嚴格的批評和指正！

第一輯

雪	蒼	小人	勝利以後	株	罪	霧城	獻	逆流期速寫	低眉集
林淡秋	適夷	魏金枝	許傑	吳岩	賂賓基	艾明之	滿濟	胡風	蔣天佐
短篇	短篇	短篇	短篇	短篇	中篇	長篇	戲劇	論文	論文

目次

一宿·····	一
隔壁戲·····	二五
渣·····	四二
雪·····	六七
最後一課·····	九四
暴風雨之夜·····	一一八
新生篇·····	一四六

一宿

夏天，帶着輕便的手提箱，我在我們的大後方，在受難祖國的懷抱裏流浪……

……

一天下午，天氣有點古怪，晌晚時分，還是悶熱得可怕。空氣彷彿凝結住了，沒有一絲兒風，路邊的草梗，樹葉，都靜悄悄地一動不動。隆隆的雷聲時斷時續，濃烟似的黑雲忽聚忽散。這對於步行的旅人是很大的威脅哩，好像傾盆大雨就要到來。

面前展開一片崎嶇的山野，山野盡處是幾個偏僻的寒村。那些村莊的底細，早向路人問明白了，最近一個名叫袋村。它們都沒有我的親戚或朋友的住家，也沒有可以住宿的客店，而我那一天的旅程又無法越過那些地方。心一陣急，腦子裏跳出

一個久違的熟悉的影子，那是我家八九年一個忠厚老實的長工。

『是的呀，水金不是住在袋村嗎？』

在我記憶中的水金，是個粗壯結實的中年漢子，沉默寡言，嘴邊老是浮着堅忍的微笑。即是心裏有絕大的痛楚，也不訴一句苦，嘆一聲氣，至多不過臉色難看一點罷了。他顯然很愛自己的家鄉，對於它，他並不吝嗇他的語言，一有機會，他總要用結巴巴的土話，指手劃腳地描述這個小小的山村。它三面環山，只有北面展開一片肥沃的田地，形狀很像一個蘇袋，故名袋村。除了少數地主的瓦屋和比地主的瓦屋更神氣的祠堂廟宇外，全村只有寒酸的茅房，像大雪天的乞丐羣，寒抖抖地緊擠在一起。因為田地有限，而且集中在地主們的手裏，許多壯丁不得不拋家別眷，離開自己的鄉土，四散到各處去當長工，每年就靠一二百元工錢勉強維持一家老小的活命。要是碰到荒年，穀價飛漲，那就難免挨餓了。他水金，便是其中的一個……：

水金真是一個出色的長工，濃眉大眼，腿肚像小酒樽一樣，走起路來，敲榔頭似

的屯屯響。肩上壓着百來斤擔子，不算一回事。挑着滿滿兩大桶水，簡直像挑礮糠一樣。我的母親是個好心腸的婦人，覺得自己所出的工錢跟水金的勞力很不相稱，而感到不安。天氣頂熱的日子，吃好中飯，她總叫水金歇歇『晝涼』，而水金的回答永遠是簡單的三個字：『不熱吶。』用大布巾揩揩汗淋淋的臉孔，看看炭火似的陽光，立刻又上山，下田，或落海去了。春天是頂長的日子，他一天砍三擔柴：上午一擔，下午兩擔。下午挑回第一擔柴的時候，看見他頭上冒着騰騰的熱氣，母親照例又要發一發慈悲，叫他吃幾盃冷飯再上山去。可是水金的回答又是簡單的三個字：『不餓吶。』剛從柴束裏抽出來的柴槓又壓在肩頭上了。

他接連在我家做了四年長工，除了年關祭天，清明掃墓，從不回家。初來那一年，還是剛成親的『新郎官』哩，但他從不公開表示他新婚的愉快，只有最聰明的眼睛才能在他眉宇間瞥見一絲興奮的閃光。我母親正正經經問起他新娶的媳婦時，他也沒有什麼特殊的表情，不過冷冷的答：『人還勤快呀，太太。』以後就從沒有提

起過她。到第五年的初春，因為受了過重的水濕，他兩腿突然發起『流火』病來，回家將養了一個多月，沒有起色，他於是為我們帶來一個口信：

「請主人家另外僱人好了。春忙生活是耽誤不得的呀。」

於是便永遠離開了我們的家。

據母親說，他近年來還到過我家幾次，我因長年在外，未曾見過他一面。聽說他的身體一年不如一年，家境也一年不如一年，他現在是四個孩子的父親了。他顯然沒有忘記我，而且彷彿把一種朦朧的希望寄托在我身上。因為他每次都向母親問起我，問我在什麼地方，做什麼官，他萬萬想不到我今天會以浪子的落拓姿態出現在他的眼前，我不知道他將以怎樣的心情來接待他的『少爺』……

順着村人的指點，踏進水金的茅屋時，薄暗的暮色漸漸落下來了。屋子裏暗洞洞，冷清清，活像一個大墳穴。一張破舊的竹簾把房間劃成大小不同的兩部份，一股

濃重的汗酸味直刺進我的鼻孔，幾乎使我嘔吐起來。在緊靠灶頭的小板桌跟前，並排坐着三個赤膊的孩子，頭向裏邊，正在一心一意，狼吞虎嚥地吃着什麼東西。一羣母雞聚集在一起，咯咯地叫，向主人討『雞食』吃。一個幽靈似的婦人，站在由竹簾和石頭牆構成的角落裏，弓着背，垂着頭，從背後看，也可以看出她在凝視着面前什麼東西，而且用衣角揩着她的兩眼，好像帶着滿懷的創痛憑弔她垂死的或已死的親人……

『水金哥在家嗎？』

一聽見我的聲音，三個赤膊的孩子立刻回過頭來，受驚的兔子似的儘向我瞧。最大的一個還怕怕縮縮地叫了一聲：

『媽呀。』

其實他這一聲叫喊是多餘的，因為『媽』也同樣被我的聲音驚動了。她驀地轉過身來，但並不開動她的脚步，木偶似的站着，濕汪汪的眼睛在她緊鎖的眉頭下

發亮。嘴唇皮神經質地抖動着，抖出哭泣似的聲音：

「這位客人是……？」

我說出自己的村莊，自己的姓名。

「哇哇，是林家少爺嗎？」她立刻裝出十分快活的樣子，兩手在肩上，腰間，腿上映了幾拍，好像要在少爺面前拍掉渾身的骯髒和臭氣似的。這彷彿不是發自活人內心的笑，而是照射在死人臉上的慘淡的陽光。她開始向我走來。

「小狗爸在前門山開荒地，還沒有歸來囉。」

她年紀至多不出四十歲，身材矮小，穿着千補萬衲的夏布衣，黑洋布褲。高高兩顴上浮着鮮明的紅暈，好像抹上上等的胭脂，跟其餘枯黃的臉色很不相稱。兩片薄薄的嘴唇給我以口齒鋒利的印象。一頭厚厚的黑頭髮在後腦袋盤成一個很大的圓髻，使她散滿雀斑的瘦小的臉盤更顯得瘦小了。最難形容的是她那雙怪模怪樣的大小脚，幸虧聰明的鄉下人早爲它們取了一個唯妙唯肖的綽號，使作者少絞許

多腦汁。那綽號是『鶴嘴鋤。』

『請坐，請坐，』她端了一把竹椅放在我面前，用衣角在光光的椅面上抹了抹。『這裏是茅屋窠呀，林家少爺，灶頭連眠床，見不得你哩。』

於是像一隻被頑童旋昏了的母雞一樣，她在我面前手忙腳亂，團團轉起來，好像不曉得做什麼才好。忽而打開小食櫥的門，往裏邊看了看；忽而掀起泥瓶子的板蓋，伸手到瓶裏摸了摸，忽又抓過斜靠在竹簾上的掃帚，掃除滿地濕汪汪和乾巴巴的雞糞。到最後她才想起當前頂頂重要的工作，說：

『啊，我發昏哩，還沒有替少爺燒茶水哪。』

她走向灶門前，突然又轉過身來，對最大的孩子說：

『毛頭，你快到前門山喊爸爸回來。你說林家少爺來了。曉得嗎？』

『噢，』毛頭把半盞薄洋洋的蕃薯乾粥連同竹筷子往桌上一放，飛風似的走出去了。他的兩個弟弟還是呆頭呆腦地站在我身邊，目不轉睛地儘向我瞧，連捧在

手上的蕃薯乾粥都無心吃了。

『你看，多沒有家教！』坐在灶前檯上的母親斥責了。『林家少爺又不是新娘子，有什麼好看呢？唉！』

『哈哈，不要緊，不要緊，』我很抱歉，我沒有給他們帶來一點禮物哩。『聽說你們還有一個孩子呀。』

『是囉，頂大一個十一歲了，幫別人看牛，還沒有歸來。』

希望的火星在水金嫂的聲音裏閃爍，我聽出一個貧窮的母親對於自己孩子的真誠的願望。然而這火星立刻又熄滅了，水金嫂對我訴起苦來：

『窮人兒子多有什麼用呢，林家少爺，你看一個個像稱錘一樣，何年何月能長大成，好替他們爸爸代力哪……』

她一邊傾吐着生活的憂鬱，一邊燒着茶水。青柴在灶洞裏爆裂着，拍刺作響，沒有烟囱的茅屋裏，盤旋着滾滾的濃烟，使我咳嗽。雞羣都已進窠了。一隻餓狗瀟吞吞

地走進來，伸長血紅的舌頭，東聞聞，西嗅嗅，終於嗅不出什麼湯水來，又癆吞吞地閃去了。

透過後壁牆上的小方窗，可以望見圍着斑駁竹籬的菜園。暮鴉在榆樹梢頭啞啞地叫。繚亂的瓜棚裏，有女人的聲音在咒罵，羣山發出嘹亮的回響，好像學舌的幽靈：

『天誅地滅呀，又把我幾個老南瓜偷去了……』

在不遠的村莊的一角，彷彿有人在打架。

沉悶的天宇，時斷時續地響着空雷……

『家運壞起來真是無法可醫呀，林家少爺，』水金嫂顫聲說。『活龍活現一隻小豬忽然又生起病來……』

一個結實的疑團一下子在我腦子裏溶解了，我懂得她剛才一動不動站在角落裏的原因。扭過頭，集中眼力向那陰暗的角落看了一下，我果然看見一隻黑兔子

似的小畜牲靜靜地埋在稻草窠裏。

「啊呀！現在小豬貴得很……你們自己買的嗎？」

水金嫂發出一聲冷笑。

「自己買得起小豬就好哪，少爺。就是把屋灶眠牀賣光，也買不起哪。是主人家捉（買）給我養的，*總算天大人情呀。養到下冬有一筆好出息囉想不到……」

她說到這裏的時候，那坐在母親旁邊的最小的孩子不聲不響站起來，移動着輕快的小腿，跑到害病的小豬跟前，俯下身，嘴巴湊到豬嘴邊，像呼喚心愛的小弟弟一樣呼喚着它，輕聲地：

「呶——呶——呶呶……」

於是站起來，以同樣步法跑回母親的身邊，很不高興地說：

「媽媽，「呶呶」不應我哩。」

* 鄉下有錢人家往往買一隻小豬給窮人養，什麼都不管，養大了，坐分一半。

母親嘆氣了。

『「叻叻」怎有力氣應你呢，好幾天沒有吃過一點東西呀。』

於是又對我說：

『這裏主人家嫂比不得你家太太呀，少爺。要是這隻小豬真有三長四短，她要給我顏色看哩。』

我歎一口氣，把話頭拉開去：

『水金哥「整個」幫人嗎？』

『不，只有半個，主人家不要「整個」呀。這樣才上算哩：吃飯，拿工錢，只有半個人，田洋生活倒要你做「整個」還不止哪。像他們這樣人家，就是兩個三個長工也不算多囉，他們只要半個呢。』

她站起身來，拍掉黏在身上的柴草，走到灶頭後邊，爲我盛着茶水，一邊接着說：『唉，真是越有錢越要打算……』她突然停住，乾咳幾聲，好像後悔自己的失

言。於是改口道：

『像你家太太真是難得呀，林家少爺，待手下人像待自家人一樣。小狗爸到現在還常常提起哩……』

一個特別響亮的空雷打斷了她的話頭，整座茅屋都嚇得發起抖來。孩子們不約而同地用小手緊掩住各自的耳朵，一聲不響蹲在角落裏。天色更加暗下來了。

我脫掉被熱汗濕透了的襯衫，用自己的臉巾在他們的滑膩膩的木面盆裏一浸，揩着瘦骨嶙峋的身體。大概是所謂聯想作用吧，我突然問水金嫂：

『水金哥近來身體好嗎？』

她來不及回答，因為水金和毛頭就在這時跨進門限來了。當他的溫厚純樸的目光接觸到我的亂髮，瘦臉，破襯衫，破跑鞋，以及骯髒的白帆布西裝褲時，他呆了呆，顯然很吃驚的樣子，但聲音還是很沉着的：

『想不到你會到這裏來，少爺。太太他們都好嗎？』